

霜降至,摘茶籽

■ 梁郁强

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,妻子说:“现在是秋收时节,要不抽空到我爸妈家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吧。”想到岳父要外出帮人建房子,岳母则要在家带孙子,他们还要伺候田地,着实不易,我便爽快地答应了。

驱车来到50公里外的岳父家,我们刚下车,便看到地堂上已晾晒了一层厚厚的稻谷,屋檐下摆放着两担硕大的茶籽。我打趣道:“我们正想着帮忙割不呢,看来扑了个空。”岳母微笑着说:“稻谷已经收割齐了,只剩下茶籽还没有摘完……还有活干哈!”摘茶籽?我顿时来了兴趣,我差不多有30年没有干过这活儿了。

在短暂的休整之后,准备好工具,岳母便领着我们出发了。崎岖的山路上,偶见乡民背着用尼龙袋装着的茶籽下山。老林中不时响起人们的说话声,传来阵阵用竹竿敲打茶籽树的声音,妻子说:“这叫‘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’”我们说说笑笑,终于爬到了半山腰。但见小灌木丛生,高耸的茶籽树疏落地悬挂着一些果实,脚下很难找到一块平缓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地方呀!天哪,正常行进尚且不易,何况还要采摘茶籽呢!该怎么办?正当我手足无措的时候,岳母放下工具,拿起一根约3米长的竹竿把身旁的那些小灌木和蕨类植物往山脚的方向压下去,一条便道出现了。这既方便我们行走,又可以有效阻挡茶籽滚

下山,真是一举两得。妻子看着她老妈的杰作,不禁蹦出了一句:“只要思想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!”

准备妥当之后,妻子爬上茶籽树去采摘,岳母拿着顶端带有铁钩的竹竿去勾,而我则负责在树底下捡拾。站在树上的妻子不时惊叫一声“哎哟”,那肯定是被大黄蚁咬了;树底下的我也不时会叫一声“哎哟”,那是我被掉下来的茶籽砸中了。岳母只得不断提醒:“你们都小心一点!”

重阳节已过,太阳依然热情,不一会儿,我便大汗淋漓了。我时而捡着地上的茶籽,时而接过妻子从树上递下来的小篮子,时而拖着尼龙袋从这棵茶籽树转移到下一棵茶籽树,忙得不亦乐乎。在蹲下站起间,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心底升腾,小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摘茶籽的!

那时候,乡间的茶籽树归集体所有。每年霜降前后,队长便会组织村民去摘茶籽。为了避免来回奔波,他们早出晚归,午饭在山脚垒灶来煮,由几个年老的女子掌勺,精壮的劳力一律上山,一般半天便可以采摘完一座山岭的茶籽。每天采摘下来的茶籽会集中在某处空地存放,收工时队长便会按照各户的人口进行分配,如此三天操作下来,便可以完成采摘任务。

那时候,我们也是闲不住的,学校会动员学生去捡茶籽漏。为了完成任务,我们只好在课前课后成群结队地上山再“扫荡”一遍,无论是树上残

存的,还是地上隐藏着的茶籽都无法逃过我们的“魔爪”。我们把茶籽剥开,把茶籽仁打包好再拿到学校交差,当然,每个学生缴纳的数量老师是会作记录的。有时候为了博取老师的一句表扬,我们不惜偷偷拿家里的茶籽仁到学校充数,如果被家长发现,自然少不了一顿揍骂。

后来,分岭到户,大家都开荒种上了经济效益更好的荔枝树或橡胶树,茶籽树便淡出了我们的视野。

想不到事隔多年,我竟然在他乡重温了几时摘茶籽的苦与乐。我正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当中,突然,手机响起,是岳父打来的,他说已到山脚准备接应我们了。我连忙用绳子绑紧袋口,吃力地背着茶籽往山下走去……

那两天,当岳父把数袋茶籽运回到家里时,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。望着屋檐下那堆泛着光泽的茶籽,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岳父说,不久之后,它们便会开裂,在把茶籽仁取出,分拣好果壳和茶籽芯之后,暴晒数天,便可以物尽其用啦:茶籽仁榨油,茶籽芯泡茶,果壳烧灰制取碱水。我呆住了。如此说来,茶籽全身都是宝呢!

小时候,逢年过节,我们经常拿茶籽油来炸鱼块或扣肉;现如今,它却被誉为“东方橄榄油”,变成了高端食用油。是物以稀为贵,还是人们对茶籽油价值的认识更深入了呢?

想想,不禁令人感叹。

诗词曲六首

■ 杨德盈

题葵园

采风正月赋新诗,
醉赏丹青幅幅奇。
莫道葵园春信早,
绿丛深处听莺鹂。

题公园景观

桐山千亩一公园,
花木争妍沐晓曦。
总听莺儿歌不住,
诗声已入竹栏轩。

渔歌子·归渔唱晚

山后山前鹧首^①归,一山三港^②锦鳞肥。
高帆捲,短棹挥,欢声笑语闹斜晖。
注:①鹧首,指渔船。②三港,指岭门镇的山后、山前和东山渔港。

西江月·贺中秋庆国庆

昨日诗词荟萃,今宵歌舞升平。中秋国诞促文明,如洗

太虚如镜。

案上龙蛇飞动,樽前风月生情。民间南粤^①纵欢声,梦美年丰世盛。

①注:民间南粤,指电白区民间艺术家协会和南粤诗社。

西江月·观珠韵雅诗社成立三周年志贺

画里有诗养眼,诗中有画参禅。唐风宋雨大壶天,国学精华绮绚。

帜树三秋韵雅,情融万朵花妍。今时古镇聚高贤,雀跃欢声一片。

天净沙·词牌名拼曲

孤鸾步月甘州,正宫佳色江楼。索酒倾杯品令。
西河南浦,笛家水调歌头。
(此曲由孤鸾、步月、甘州、正宫、佳色、江楼、索酒、倾杯、品令、西河、南浦、笛家、水调、歌头、水调歌头共15个词牌名拼成)

采桑葚

■ 吴广水

仲春时节的3月22日,阳光暖融融地洒满大地。值周日无事,几个朋友一拍即合,前往化州郊区采摘桑葚子。

从化州市区出发,沿着坎坷不平的乡村泥土路,颠簸着缓慢行进。开阔的绿野,环抱着一条条村庄,处处飞青滴翠,燕子斜掠空中,好一派春意盎然的绿卷,在我的眼前一一展现!

车辆折向人工河道的堤坝,擦过一座座农家,就是略显高旷的用铁网围裹的蚕桑基地了。一个简易的门楼上写着“名葚园”,人们络绎不绝地从门口进出。

走进桑葚园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历代有关桑园的描述,一下子从脑海中踊跃而出。《诗经·氓》中“其叶沃若”、采桑女惊惶着被公子劫持的心慌情状、桑园的广袤辽阔,还有近代作家描写的江南水乡的有关蚕与桑的小说……沿着桑田相夹可行走货车的大道,老幼中青,男男女女,够不上用水泄不通来形容,但也是拥挤得很。我们从人山人海,左闪右避,穿梭前行。大道两边的桑园里,也是人头攒动。一位工作人员说,估计当日入园人数超过了两千人次。这片桑田大约五百亩,是一个省级的农业示范基地,是集养蚕、观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园。

走上近百米,我们折进了左边的桑海。在高过头、叶子密匝匝的绿丛里,挑拣着紫色的果实采摘。桑园里的每一株桑树,都经过修剪。可能是植株太密,从底部分出一条条粗大的桑枝,斜着伸展开来,呈伞状,密密麻麻地枝柯交错。想要向前行进,都要用手拆分柔条。每株果实都是硕果累累,枝条挂满了青、红、紫三色

的桑葚,与绿色的枝条、叶子,相互映衬,让人自然而然地生出许许多多五颜六色的想象。为了采摘到熟透了的紫色的果实,我弓着腰杆,眼睛在挂满果实的枝条上,挑剔地左挑右拣,看到又大又熟的才下手。“沙沙”的桑海,和着此起彼伏的雀鸟叫声,伴着桑园里人们的笑语,就像一曲美妙的乐章,让人不知不觉地陶醉其中,如痴如醉。东风摇曳叶子,叶子筛着阳光,微风阵阵,神清气爽。一个同伴大声呼叫:“哎,你们快过来!这边的几棵都差不多全熟透了!”我们闻声走过去一看,嘿,真是紫多红少绿微呢!我们欢叫着,手却毫无缓慢,在枝条和篮子间如鸡啄米般飞快。

又甜又酸的桑葚,自小就是我的最爱。琅江边,近百亩的桑园,就像绿色的海洋。酸甜的桑葚,是解馋的极品。正因为桑葚的诱惑,让我们对桑园的渴望,在桑葚谢幕后,就在心底里植下了深根。每当桑葚红紫时节,村中的小伙伴们,都会相约着,每天到桑园里饱吃一顿!

晃眼间,三十个春秋过去,这久违了的味道,又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!想着想着,垂涎欲滴的我,已难以抑制自己的欲望,竟不由自主地边摘边吃起来。太惬意了,桑葚!一口一粒,一口两粒,最后变成了一口三五粒了!这久违的味道,这梦里也常感觉得到的味道!我疯狂地囫囵吞枣,渐渐地,过瘾了,解馋了,才平息了内心对佳味渴求的贪婪。

篮子装满了,我们还依依不舍。徜徉其中,观看桑园里采摘的人们,听着风中传来的一阵阵欢声笑语,我的思绪又骑上了脱缰的野马,向着更远的想象空间驰骋开去……



绽放 ■ 李陶



蝉如禅唤

■ 明社

我追过黄昏
也追黎明
只为赞美这个世界
彩虹让我将自己的梦想
打磨成
流年似水的魔幻

碧如海蓝的视线
装得下
善变的容颜
怎么可以写成
恪守不渝
和不期而遇的天方夜谭

死认黄昏的蝉
将盛夏写进了秋深的潋滟
这世上本就写满苦难
如蝉又如禅
若无前生相欠的愿
今晨又如何喜鹊落屋檐

最美的远方是最近的家

■ 甘秋波

半山的砖瓦房
多年前换成白色明亮的小楼房
门前山边的荒地
四季次第轮换的果蔬
在母亲的一天又一天躬腰中
长满游子的思念
一茬又一茬

门前的龙眼树黄皮树已渐成荫
风雨不侵的树杈上
鸟巢静心守候每一个月圆月缺
聆听松竹清风

陪伴年迈双亲闲聊
双亲倚门的身影
总在翘首处
忠诚驻守着
心的港湾……

父母在,不远游
无需远顾
最美的风景
恰是
青山鸟鸣,白舍炊烟